

# 公論自在人心

## 李萬居與公論報

● 張耕陽口述 · 陳爾靖筆記

### 再度出發意義深遠

前幾年公論報由一些熱愛自由民主的仁人志士籌備多時，終於再度昂首出發了。

張耕陽原籍福建永定，寄籍廣東廣州也有數代，民國十五、六年（日本昭和三年），耕陽到日本進入士官學校唸預備班，班主任是日本後來的大軍閥之一的磯谷廉介，未幾發生濟南慘案，耕陽愛國情殷，一氣之下，頭也不回的離開了日本，返回中國，民國十九年秋天，耕陽遠赴法國巴黎，進入巴黎大學唸經濟，就在這個時候，耕陽結識了李萬居。

李萬居原籍台灣雲林縣湖口鄉口湖村，家境清寒，其父早逝，其母七十多歲時，由於無力繳納稅捐，被日本人逼得上吊而死，職是之故，更加深了他對日本人的

痛恨。李萬居少年時代，即富有好學精神，每天一早打著赤腳徒步兩、三公里，前往其堂兄李西端處就讀私塾，後來爲了生計，只好忍痛輟學前往布袋鹽場充當鹽警，然而由於他常好發反日言論，日本人終於趕他走路，於是他又轉往台中，在今日的東海大學一帶搞測量，又是由於成天到晚的反日言論惹禍，逼得他只好返回大陸祖國。

### 擇善固執義無反顧

李萬居先到福州，在當地，人生地不熟，言語也不通，口袋裡也沒有幾文錢，於是他聽從了旁人的勸告，轉赴上海，那裏是大都市，機會多，謀生比較容易，抵滬未久，他經人介紹到中華書局印刷工廠作檢字學徒，晚上則到國學大師章太炎所辦的國文大學唸夜校，過起半工半讀的日子。

當時，青年黨的元老左舜生正在中華書局擔任編輯，他對平日足不出戶，有暇則手不釋卷的李萬居印象深刻，殊有好感，沒有多久，青年黨人在法國巴黎所辦的『先聲報』，需要檢字工人，在徵得李萬居同意之後，左舜生便送了他一張船票，介紹他遠渡重洋，到法國去打天下了。

### 飢寒交迫險中求生

那段時日，在巴黎的中國留學生，大多數都集中在巴黎近郊的玫瑰村，說來有趣，中國共產黨的元老們，以留法的佔大多數，他們多半也住在玫瑰村一帶，張耕陽去的時候，周恩來已經離開了，然而徐向前、聶榮臻、陳毅等還尚在當地逗留。鄧小平也時常見面，只是當時他已改名換姓，名叫關什麼的，個子矮得出奇，神

情狡黠，一副深沉莫測的樣子，想不到日後竟成爲一個不可一世，掌握十二億人口生殺予奪大權的曠世紅色帝王。李萬居在工作之餘，也進入巴黎大學唸社會學，他也住在玫瑰村附近，只是由於他太窮了，隻身一人住在一個名叫瑪麗的孤苦伶仃的老太婆家裡，這個老太婆以替中國留學生洗衣服爲生，瑪麗的房子是兩層樓的老式房子，破破爛爛，老朽不堪，甚至沒有電燈，晚上靠點洋油燈，而且沒有冷暖氣，要知道，巴黎的冬天冷到極點，沒有暖氣，在巴黎過冬是一般人難以適應的。

李萬居平日代瑪麗這個老太婆，到中國留學生住處取、送衣服，日常吃飯常是有一頓沒一頓的過著半飢餓生活，李萬居的住處是玫瑰村的中國學生搭電車上下學的必經之處，因此，中國學生經過他的下榻之處，大家常常停下來，湊一點錢，請他買一些牛肝豬排之類的食物，李萬居很會炒菜，就請他做幾樣菜，買幾瓶酒，幾個人便在他的房子裡大吃大喝起來，如此一來，李萬居的民生問題也暫時得到解決，同時，在飯後，瑪麗老小姐亦適時的爲每一個留學生端送來一杯咖啡，於是大家又以一杯咖啡一法郎的價格，酬謝這位異國好心老太婆的美意和辛勞。

李萬居經常撰寫或翻譯文章郵寄上海

各報刊雜誌換取稿費，以維持生活，事隔半個世紀有餘，張耕陽對李萬居在冬天沒有暖氣，枯坐斗室，身上僅著一件黑青色破舊大衣，脖子上圍著一條黑色圍巾，冒著嚴寒，一身冷得發抖，仍舊振筆疾書寫稿的情景，依然印象深刻，記憶猶新。

### 辦報實現理想抱負

李萬居在法國巴黎苦讀了差不多八年光景返回中國，進入國民黨中央黨部由馬超俊所主持的一個出版社任職，抗戰時期，他應中國有名的日本通王芃生之邀，加入了軍委會國際問題研究所，擔任少將特派員，搞起對日情報工作，而且搞得有聲有色，成就不凡，中國對日抗戰勝利後，他返回久別的故鄉台灣，民國卅五年，他當選制憲國代，其時，他已出任新生報首任社長；但是擔任這家官報的社長，對他而言，整天官腔官調的板著臉孔說些言不由衷的話，不僅痛苦，而且有罪惡感，因此，他亟思辦一份屬於自己的報紙，以便實現個人的理想與抱負。李萬居與倪師壇和張耕陽幾經研究，決定新辦的報紙取名公論報，報社的社址經實業家徐風和的老太爺徐朝風老先生幫忙，在台北康定路煤氣公司旁邊覓得一棟日式樓房，報社的工廠則獲得當時的財政處長嚴家淦的大力協

助，在桂林路物色到一家經營不善的印刷廠，而解決了難題。

### 忠言逆耳經營遭挫

公論報發行之後，一紙風行，深獲台灣同胞喜愛和認同，惟自民國卅八年政府遷台後，公論報的言論頗不獲當局的歡心，特別是在公論報發表了一篇引用孫中山先生在三民主義所說的：「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社論開始，政府便視公論報爲眼中釘，除了將李萬居所擔任的省議會副議長搞掉刪改以曾經充任日本駐廈門領事館工友的雲林縣刺桐鄉籍的林頂立接替之外，還成立一個五人小組，專門對付公論報，在各方面予公論報以致命的無情的打擊，接著李萬居家中又無緣無故發生了一場離奇的火警，將他搞得山窮水盡，一籌莫展，而且官司纏身，了無寧日，最後在執政黨的刻意導演與安排之下，公論報竟公然被奪，一變而成爲一家名實俱亡，行屍走肉的御用報紙，十數年前終於被執政黨籍以黃黑色新聞起家的報閥收買，成了一家專門以經濟新聞爲主的報紙了。

公論報多災多難，在形式上曾經中斷，復刊又停刊，基於公論自在人心，它一直旗幟鮮明的存活在台灣同胞的內心深處。